

感證輯要

嚴鴻基題



退思齋心證輯要目錄卷三

何廉臣論溫熱伏氣與新感不同 論溫熱即是伏火

戴麟郊論溫熱五種辨法 論溫熱與風寒各異 論溫熱證辨似要義

葉香巖外感溫熱論

陳平伯外感溫病篇

吳坤安暑證篇

俞根初暑濕傷寒論 伏暑傷寒論

新纂薛生白濕熱病篇 濕熱證治論

葉香巖濕證治法

俞根初秋燥證治論

何秀山秋燥證治論

何廉臣新感秋燥集說

張木芬燥濕證新論

實火虛火陰火治法論

何秀山鬱火實火虛火證治論

張禾芬五疫症治辨 附鼠疫證治論

宓蓮君熱疫霍亂證治論

退思廬感證輯要卷三

慈谿嚴鴻志凝孫纂輯

後學陳海胡修鑑鏡如校序

何廉臣論溫熱伏氣與新感不同

新感溫熱邪從上受。必先由氣分陷入血分。裡證皆表證侵入於內也。伏氣溫熱邪從裡發。必先由血分轉出氣分。表證皆裡證浮越於外也。新感輕而易治。伏氣重而難療。此其大要也。

謂予不信。請述陸氏九芝評孟英之言曰。仲景所論溫熱是伏氣。天士所論溫熱是外感。故以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。十二字揭之篇首。以自別異。果如其說。則所稱溫熱者。即俗所謂小風溫小風熱。如目赤頤腫喉梗牙疼之類。却只須辛涼輕劑。其病立愈。更述薛瘦吟之言曰。凡病內無伏氣。縱感風寒暑溼之邪。病必不重。重病皆新邪引發伏邪也。但伏氣有二。傷寒伏氣。即春溫夏熱病也。傷暑伏氣。即秋溫冬溫病也。邪伏既久。血氣必傷。故治法與傷寒傷暑正法大異。且其氣血亦鈍而不靈。故靈其氣機。清其血熱。為治伏邪第一要義。第其間所伏之邪。有微甚有淺深。人

之性質。有陰陽有強弱。故就中又有輕重之分焉。醫必識得伏氣。方不至見病治病。能握機於病象之先。然非熟於亢害承制之理。亦豈能測未來之病乎。然非謂司天運氣也。雨暘寒燠。在在留心。久當自悟耳。

由是觀之。同一溫熱症。而新感之與伏氣。病所之淺深不同。病情之輕重不同。病機之安危不同。故其療法亦因之而不同。

何廉臣論溫熱即是伏火

凡伏氣溫熱。皆是伏火。雖其初感受之氣。有傷寒傷暑之不同。而潛伏既久。蘊釀蒸變。逾時而發。無一不同。歸火化。中醫所謂伏火症。即西醫所謂內炎症也。王秉衡曰。風寒暑溼。悉能化火。血氣鬱蒸。無不生火。所以人之火症。獨多焉。朱心農曰。東南方天時多熱。地氣多溼。最多溼熱溫之症。正傷寒症極少。即云冬月多正傷寒症。亦不盡然。歷症以來。恒見大江以南。每逢冬令太溫。一遇感冒。表分雖有外寒。內則竟多伏火。悉以伏火治之。絲毫不爽。故魏柳州曰。壯火為萬病之賊。嘉約翰曰。炎症為百病之源。中醫西醫。其揆一也。雖然。同一伏火。而濕火與燥火。判然不同。以治燥火之法。治溼火。則溼逾遏而熱愈伏。勢必為痞滿。為嘔呃。為形寒。熱不揚。為腸鳴泄瀉。

甚則蒙閉清竅。謔語神昏。自汗肢厥。或口噤不語。或手足拘攣。以治濕火之法。治燥火。則以燥濟燥。猶撥火使揚。勢必為灼熱。為消渴。為熱盛昏狂。為風動痙厥。甚則鼻煽音啞。舌捲囊縮。陰竭陽越。內閉外脫。是以對症發藥。必據燥火濕火之現症。為憑分際。自清。誤治自少。

戴麟郊論溫熱五種辨法

辨氣

風寒之氣。從外收斂入內。病無蒸氣觸人間。有作蒸氣者。必待數日後。轉入陽明府症之時。溫熱及濕溫症。其氣從中蒸達於外。病即有蒸氣觸人。輕則盈於牀帳。重則蒸然一室。以人身藏府。氣血津液。得寒氣則內斂。得火氣則上炎。溫熱火氣也。人受之。從藏府蒸出於肌表。氣血津液。逢蒸而敗。因敗而溢。溢出有盛衰。斯充達有遠近。非鼻觀精者。不能辨之。辨之既明。治之母惑。知為溫熱而非傷寒。則凡於頭痛發熱之諸表症。不得誤用辛溫發散。於諸裡症。當清當下者。亦不得遲回瞻顧矣。

辨色

風寒主收斂。斂則結。面色多綳結而光潔。溫熱主蒸散。散則緩。面色多鬆緩而垢晦。

人受蒸氣則津液上溢於面頭目之間多垢滯。或如油膩。或如烟薰。望之可憎者。皆溫熱之色也。一見此色。雖頭痛發熱。即不得用辛熱發散。一見舌黃煩渴。諸裡症。即宜攻下。不可拘於下不厭遲之說。

辨舌

風寒在表。舌多無苔。即有白苔。亦薄而滑。漸傳入裡。方由白而黃。轉燥而黑。溫熱一見頭痛發熱。舌上便有白苔。且厚而不滑。或色間淡黃。或粗如積粉。或兼二三色。或白苔即燥。又有至黑不燥。則以兼濕挾疫之故。然必按之粗澀。或兼有朱點。有罅紋。不可誤認為裏寒陰結也。治溫熱者。能先於表症辨之。不用辛溫發散。一見裡症。即用清涼攻下。斯得之矣。

辨神

風寒之中人。令人心知所苦。而神自清。如頭痛寒熱之類。皆自知之。至傳裡入胃。始或有神昏譫語之時。緣風寒為病。其氣不昏而神清。溫熱初起。便令人神情異常。而不知所苦。大概煩躁者居多。甚或如癡如醉。擾亂驚悸。及問其何所苦。則不自知。即間有神清而能自知者。亦多夢寐不安。閉目若有所見。此即譫語之根也。或亦以始

初不急從涼散。遷延時日。故使然耳。

辨脉

溫熱之脉。傳變後與風寒頗同。初起時與風寒迥別。風寒從皮毛而入。一二日脉多浮。或兼緊兼緩兼洪。無不浮者。傳裡始不見浮脉。然其至數亦清楚而不模糊。溫熱從中道而出。一二日脉多沈。迨自裡出表。脉始不沈而數。或兼弦。或兼大。然總不浮。其至數則模糊而不清楚。凡初起脉沈遲。勿認作陰症。沈者邪在裡。遲者邪在藏也。脉象同於陰寒。而氣色舌苔神情。依前諸法辨之。自有不同者。或數而無力。亦勿作虛視。因其熱蒸氣散。脉自不能鼓指。但當解熱。不當補氣。受病之因各殊。故同脈而異斷。

戴氏論溫熱與風寒各異

辨其氣之異

風主疎泄。寒主凝澀。二氣雖有不同。然初皆冷而不熱。其中人也。鬱而不宣。方其初受在表。自宜溫散。麻黃湯桂枝湯葛根湯蘇羌飲等方。皆散寒之劑。非解熱之劑也。溫熱由伏氣而成。熱而不冷。其傷人也。立蒸而腐敗。初起即宜涼解。梔豉湯葛根芩

連湯麻杏石甘湯黃芩湯姜蕤湯六神通解散等方。皆解熱之劑。非散寒之劑也。以解熱之劑治風寒。輕則寒中嘔利。重則陽陷厥逆。以散寒之劑治溫熱。輕則衄渴譫妄。重則枯竭亡陰。此氣之不可不辨也。

辨其受之異

風寒從表入裡。自皮毛而肌腠而筋骨而胸膈胃腸。一層漸深一層。不能越此入彼。故汗不厭早。下不厭遲。為散為和。淺深毫不可紊。以其氣皆屬冷。必待寒化為熱。邪飲入內。方可攻下涼解。否則虛其裡氣。反引表邪內陷。而成結胸痞利諸症。濕溫從膜原而發。溫熱從血絡而發。先踞膜絡之中。必內潰而後變九傳。由裡出表。雖出表而裡未必全無邪戀。經過之半表亦未必不為邪傷。故下不厭早。汗不厭遲。為和為解。淺深必不可拘。以其氣皆屬熱。熱能作蒸。不必鬱變。而此蒸即帶彼熱。未出表而誤溫之。始則引熱毒燎原。而為斑衄狂喘。末傳則傷真陰。為枯槁沈昏厥逆諸危候矣。

辨其傳經之異

溫熱傳經與風寒不同。風寒從表入裡。故必從太陽而陽明而少陽而入胃。若溫熱則邪從中道。而或表或裡。惟視人何經之強弱為傳變。故伏邪之發。有先表後裏者。

有先裡後表者。有但裡不表者。有表而再表者。有裡而再裡者。有表裡偏勝者。有表裡分傳者。有表裡分傳而再分傳者。有表裡三焦齊發者。此為九傳。醫必先明九傳之理由。而後能治伏邪。試言其要。風寒從表入裡。必待漸次閉鬱而傳變。故在表時不必兼見裡症。入裏後不必復見表症。溫熱本從裡出表。故見表症時。未有不兼見一二裡症者。亦未有不兼見一二半表半裡症者。且溫熱屬蒸氣。表而裏。裏而表。原是不常。有裡症下之。而其邪不盡。仍可出表者。有譫妄昏沈之後。病愈數日。復見頭痛發熱。復從汗解者。此所謂表而再表。風寒必無是也。更有下症全具。用下藥後。裏氣通而表亦達。頭痛發熱得汗而解。胸悶心煩。暫從疹斑而解。移時復見舌黑心悶。腹痛譫妄。仍待大下而後愈者。此所謂裏而再裡。風寒必無是也。若夫表裡分傳三焦齊發之症。風寒十無一二。溫熱十有六七。但據傳經之專雜為辨。初起專見一經症者。屬風寒。初起雜見二三經症者。屬溫熱。日久而漸傳者。屬風寒。一日驟傳一二經。或二三經者。屬溫熱。則雖病有變態。而風寒不混於溫熱。溫熱不混於風寒。施治自無誤矣。

戴氏論溫熱症辨似要義

凡病俱以虛實寒熱四字為大綱。溫熱症何獨不然。但虛實寒熱之真者易辨。似者難辨。後所列溫熱各論表裡諸症皆實邪熱邪。而實熱中亦有虛寒。至虛邪寒邪。而虛寒中亦有實熱。故有實症似虛。虛症似實。熱症似寒。寒症似熱。尤不可不細辨也。所謂實症似虛者。即以表症論之。頭痛發熱。邪在表也。其脈當浮。症當無汗。而反自汗。脈無力。用發表藥而身反疼痛。則似虛矣。故人惑於多自汗。而誤用桂枝湯者有之。惑於脈無力。而引仲景太陽篇發熱惡寒脈微弱為無陽。而誤用小建中湯者有之。惑於身疼痛。而引仲景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溫其裡。誤用四逆湯者有之。不知伏邪之在表。其自汗者。邪熱自裡蒸出於表。非表虛也。其脈無力者。熱主散漫。散漫則脈軟。非比寒主收斂。而脈緊也。身體反疼者。伏邪自裡而漸出於表。非比陽虛不任發表也。此在表之實症似虛者也。

又以半表半裡論之。寒熱往來。胸脇滿。邪在半表半裡也。其脈當弦。其口當渴。而脈反沈。口不渴。則似寒矣。故人惑於脈沈。而以胸脇滿為太陰。口不渴為內寒。而誤用理中湯。不知伏邪之半表半裡。其脈沈者。邪伏於膜原而未出表。故脈不浮。非陽虛也。其不渴者。邪未傳變。未入胃府。故不能消水。非內寒也。此半表半裡之熱症似寒也。

者也。

又以裡症論之。口燥咽乾。不得眠。邪在裡。其脈當洪。其身當熱。其便當結。而脈反沈。微瀋弱。身反四肢厥冷。大便自利。則全似虛寒矣。人感於脈微瀋弱。而用參耆者。有之。感於厥逆。而用桂附者。有之。感於自利。而用參朮乾姜者。有之。不知伏邪在裡。其脈沈微瀋弱者。乃邪熱結於腸胃。氣不達於營衛也。其身反厥冷者。邪熱結於裏。而不達於外。氣結於下。而不通於上也。其自利者。乃熱結旁流也。此在裡之實症。似虛熱症。似寒者也。

總之溫熱為伏火。與風寒之寒。因大異。故脈證雖有似虛似寒之時。而一一辨其為溫熱症。則屬邪盛。而反見虛寒之假象。明眼人不當為其所惑也。

所謂虛症似實者。即以表證論之。頭痛發熱。身疼痛。自汗。脈浮大。邪在表也。而屢用清涼表散。其症不減者。非藥力之不專。乃正氣不能使藥力達表。陰液不能隨陽氣作汗也。此伏邪在表時。虛症之似實者也。氣虛者。加參耆於表藥中。即汗。陰虛者。加潤劑於表藥中。即汗。若不知其氣血之兩虧。而宣表不已。勢必暴厥而死。

更以半表半裡論之。胸脇滿。耳聾。嘔吐。如瘧狀。脈弦。邪在半表半裡也。而屢用和解。

消導其症更加者。非藥力之不到。乃中焦脾胃傷而氣不運。肝陰傷而火更燥也。此伏邪在半表半裡時。虛症之似實者也。必合四君六君於和解藥中。合四物於清解藥中。始能戰汗而解。若更消導清解不已。必至胃氣絕而死。

更以裏症論之。舌苔黃黑。裂燥芒刺。胸腹脇臍硬痛。大小便閉。六脈數大。邪在裡也。而屢用攻利藥。或總不得利。或利後愈甚。乃正氣不能傳送腸胃。血液不能滋潤腸胃。非藥力之不峻也。此伏邪傳裡時。虛症之似實者也。氣虛者。助胃以資傳送。血枯者。養陰以藉濡滑。氣行津化。方得通利。若不知其虧竭而恣意攻利。必昏沉痿頓而死。

總之藥不中病。則傷正氣。傷其下。則正氣浮越而上逆。傷其中。則正氣虛散而外越。脈症雖有似實似熱之時。而一詢其來路。若已治之大過。則屬氣從內奪。正氣奪則虛。明眼人當不為所惑也。

夫一症而虛實互異。用藥稍誤。而生死攸分。將以何者為辨症之把柄乎。曰。以開卷所列五辨法辨之。則瞭然矣。而更以曾經誤治。與未經誤治。辨其伏邪之為實為虛。為實中夾虛。為虛中夾實。則得其大綱。而更得其細目。然後似是而非之症。斷不能

惑矣。

葉香巖外感溫熱論

溫邪上受首先犯肺。逆傳心包。肺主氣屬衛。心主血屬營。辨營衛氣血。雖與傷寒同。若論治法。則與傷寒大異也。蓋傷寒之邪。留戀在表。然後化熱入裡。溫邪則變熱最速。未傳心包。邪尚在肺。肺主氣。其合皮毛。故云在表。在表初用辛涼輕劑。挾風則加入薄荷牛蒡之屬。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。或透風於熱外。或滲濕於熱下。不與熱相搏。勢必孤矣。不爾。風挾溫熱而燥生。清竅必乾。謂水主之氣。不能上榮。兩陽相劫也。濕與溫合。蒸鬱而蒙蔽於上。清竅為之壅塞。濁邪害清也。其病有類傷寒。其驗之之法。傷寒多有變證。溫熱雖久。在一經不移。以此為辨。

前言辛涼散風。甘淡驅濕。若病仍不解。是漸欲入營也。營分受熱。則血液受劫。心神不安。夜甚無寐。或斑點隱隱。即撤去氣藥。如從風熱陷入者。用犀角竹葉之屬。如從濕熱陷入者。犀角花露之品。參入涼血清熱方中。若加煩躁。大便不通。金汁亦可加入。老年或平素有寒者。以人中黃代之。急急透斑為要。

若斑出熱不解者。胃津亡也。主以甘寒。重則如玉女煎。輕則如梨皮蔗漿之類。或其

人腎水素虧。雖未及下焦。先自僂惶矣。必驗之於舌。如甘寒之中。加入鹹寒。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。恐其陷入易耳。

若其邪始終在氣分。流連者。可冀其戰汗透邪。法宜益胃。令邪與汗併。熱達腠開。邪從汗出。解後胃氣空虛。當膚冷一晝夜。待氣還自溫暖如常矣。蓋戰汗而解。邪退正虛。陽從汗泄。故膚漸冷。未必即成脫證。此時宜令病者安舒靜臥。以養陽氣來復。旁人切勿驚惶。頻頻呼喚。擾其元神。使其煩躁。但診其脈。若虛軟和緩。雖倦臥不語。汗出膚冷。卻非脫證。若脈急疾。躁擾不臥。膚冷汗出。便為氣脫之證矣。更有邪盛正虛。不能一戰而解。停一二日再戰汗而愈者。不可不知。再論氣病。有不傳血分。而邪留三焦。亦如傷寒中少陽病也。彼則和解表裡之半。此則分消上下之勢。隨證變法。如近時杏樸苓等類。或如溫胆湯之走泄。因其仍在氣分。猶可望其戰汗之門戶。轉滯之機括。

大凡看法。衛之後方言氣。營之後方言血。在衛汗之可也。到氣纔可清氣。入營猶可轉熱透氣。如犀角元參羚羊等物。入血就恐耗血動血。直須涼血散血。如生地阿膠赤芍等物。否則前後不循緩急之法。慮其動手便錯。反致慌張矣。

且吾吳濕邪害人最廣。如面色白者。須要顧其陽氣。濕勝則陽微也。法應清涼。然到十分之六七。即不可過於寒涼。恐成功反棄。何以故耶。濕熱一去。陽亦衰微也。面色蒼者。須要顧其津液。清涼到十分之六七。往往熱減身寒者。不可就云虛寒。而投補劑。恐鑪烟雖息。灰中有火也。須細察精詳。方少少與之。慎不可直率而往也。又有酒客。裡濕素盛。外邪入裡。裡濕為合。在陽旺之軀。胃濕恒多。在陰盛之體。脾濕亦不少。然其化熱則一。熱病救陰猶易。通陽最難。救陰不在血。而在津與液。通陽不在溫。而在利小便。然較之雜證。則有不同也。

再論三焦。不得從外解。必致成裡結。裡結於何。在陽明胃與腸也。亦須用下法。不可以氣血之分。就不可下也。但傷寒邪熱在裏。劫燥津液。下之宜猛。此多濕邪內搏。下之宜輕。傷寒大便溏為邪已盡。不可再下。濕溫病大便溏為邪未盡。必大便鞭。慎不可再攻也。以糞燥為無濕矣。

再人之體。脫在腹上。其地位處於中。按之痛。或自痛。或痞脹。當用苦泄。以其入腹近也。必驗之於舌。或黃或濁。可與小陷胸湯。或瀉心湯。隨證治之。或白不燥。或黃白相兼。或灰白不渴。慎不可亂投苦泄。其中有外邪未解。裡先結者。或邪鬱未伸。或素屬

中冷者。雖有脫中痞悶。宜從開泄。宣通氣滯。以達歸於肺。如近俗之杏薏橘桔等。是輕苦微辛。具流動之品可耳。

再前云舌黃或濁。須要有地之黃。若光滑者。乃無形濕熱。中有虛象。大忌前法。其臍以上為大腹。或滿或脹或痛。此必邪已入裡矣。表證必無。或十之存一。亦要驗之於舌。或黃甚。或如沈香色。或老黃色。或中有斷紋。皆當下之。如小承氣湯。用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。若未現此等舌。不宜用此等法。恐其中有濕聚太陰為滿。或寒濕錯雜為痛。或氣壅為脹。又當以別法治之。

再黃苔不甚厚而滑者。熱未傷津。猶可清熱透表。若雖薄而乾者。邪雖去而津受傷也。若重之藥當禁。宜甘寒輕劑可也。

再論其熱傳營。舌色必絳。絳深紅色也。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。此氣分之邪未盡也。泄衛透營兩和可也。純絳鮮色者。包絡受病也。宜犀角生地連翹鬱金石菖蒲等。延之數日。或平素心虛有痰。外熱一陷。裡絡就閉。非菖蒲鬱金所能開。須用牛黃丸至寶丹之類。以開其閉。恐其昏厥為瘕也。

再色絳而舌中心乾者。乃心胃火燄。劫燥津液。即黃連石膏亦可加入。若煩渴煩熱。